



明明 你很暖



超甜
萌宠
笑出
腹肌

他是投资界的大魔王
却是她一个人的**暖心小熊**

当明晏遇上向暖，一场男友改造战就此开始！

撒了多年的初恋交付给野蛮女友是一种什么体验？

受了伤被红，犯了错被踹，曾几何时如此“落魄”？

明晏宠溺回答：

“我以前没有择偶标准，直到遇见你，我告诉自己，你这种不行，却还是深陷其中。”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明明 你很暖

Ming Ming
Ni Hen Nua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明你很暖 / 禾尔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594-0867-9

I. ①明… II. ①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4976 号

书 名 明明你很暖

作 者 禾 尔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黄 欢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蒋晗婧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190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867-9

定 价 32.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001

你是无意穿堂风，却偏偏惹山洪

第二章 029

以前我是没择偶标准，直到遇见你，我告诉自己，你这种不能要

第三章 057

唯你最深得我意，也只你最不识抬举

第四章 079

咱们应当在一起，否则就太伤天害理了

第五章 112

攒了三十四年的殷勤，全都给了你

第六章 139

以杀止杀，屠出个真假

第七章 154

给你的宠爱打101分，多的一分就是要你骄傲

目录

CONTENTS



175 第八章

一日长于百年，拥抱无止无终

193 第九章

思念如马，自别离，未停蹄

209 第十章

没人可以一直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所以他一直以来，只活自己

223 第十一章

我们一直都在赌，可以哭却不能认输

239 第十二章

我愿免你惊，免你苦，免你夜不能宁，免你黑中取光明

253 第十三章

良人已至，暖暖不哭

272 第十四章

做你想做的，错了算我的

299 第十五章

一生得一次，一次醉一生



第一章

你是无意穿堂风，却偏偏惹山洪

接到劳姿的电话时，向暖已经连续工作五十个小时了。她在局促的阁楼里，一只手攥着酒瓶，朗姆酒，剩余三分之一，一只手拿着笔，针管笔，0.5毫米。

“十二点我有两场试镜，你帮个忙。”劳姿单刀直入。

向暖看了眼表：“两瓶马爹利。”

“一瓶！”

向暖直接挂断了电话。

三秒之后，劳姿再次打来：“两瓶就两瓶……”

屡试不爽。

向暖舔舔嘴角，从阁楼走下来。

下楼之后，她换掉身上那件已经快要发霉的一字肩长裙，套上一件灰白色的细线毛衣，穿一条水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踩上双十厘米的黑高跟鞋，拢了几绺奶奶灰的头发，扎了一个半丸子头。最后简单地在脸上抹了点儿隔离霜，画了个眼线，涂了个红唇。

看着镜中的自己对比刚才那副颓废的样子简直是脱胎换骨，她很满意，然后忍不住想：替劳姿试镜，这个月是第几次了？想着她掰了掰手指头，嗯，反正不少次了。

一路疾驰到四季酒店，她按照劳姿指示上了十四楼，在一眼望不到头的试镜长队后边排上了号。站住之后她给劳姿拍了张现场照，还没发

过去就被一只手抢走了手机，她眉头一皱，转身看过去——帅！

“通知邮件应该有写试镜过程要保证绝对保密。”来人这样说。

“啊？”向暖下意识地反应。

“我的天哪——姜京溟——”

“哎哟我去——我老公——”

“.....”

姜京溟，有点儿耳熟。

向暖还在琢磨在哪儿听过这个名字的时候，那群本来是参与试镜的姑娘发了疯似的扑上来，把她挤出了五米外，细线毛衣都差点儿给她挤得变形。

她瞥了眼身后乱麻麻的一团，径自走到了试镜间门口。

“132号。”助理导演在门口喊。

向暖把283号的牌子随手一扔，不要脸地扬起了手。

进入试镜间，她在登记表格上打了钩，而后在助理导演的引领下，坐好，结果三分钟过去了，整个导演组没一个说话的。

她试探着问：“那个，没有剧本吗？”

导演组三位听到向暖的问话，猛地抬头，刚才是个女人在说话吗？

其中一位垂首看了眼向暖打过钩的名字——劳姿？劳姿整容了？怎么跟他印象中的劳姿长得不太一样？几个疑惑在脑海里过了一遍，之后他便没再纠结这个问题，反正等会儿也是要打叉的，就不去计较这些三流演员天天变脸的破事了，这样想着他说：“随便演些什么。”

“杀死天使”这部电影因为导演的一贯作风，保密工作何其严谨，所有工作人员都被下了封口令，幸好劳姿做记者的朋友不胜枚举，老早就从发行方处获悉，影片有轻微的情色主题，这个内幕消息对没有剧本的试镜演员来说，帮助甚大。

向暖正琢磨着该怎么用清纯不做作的表演去展现一个风尘女子的妖娆时，导演组又有人开口了：“据我了解劳姿小姐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演员，不需要酝酿这么半天吧？要不要给你吃两片健胃消食片？”

“不用不用，”她摆着手，笑意盈盈，“还有，我不是劳姿。”

听到这话，导演组三人面面相觑，一人瞪着一双难以置信的大眼在向暖脸上逡巡了一圈，之后又动作一致地看向手中的登记表，片刻之后有人问：“所以你是在替别人试镜吗？”

向暖扯了扯嘴角，咧开一个不好意思的笑容：“是的。”

“听到最荒诞的替代就是代孕了，没听过还有替代试镜的，你出门前吃药了吗？”一位导演放下了手中的笔，双手呈抱拳姿势搁在桌上。现在这些演员一个比一个不靠谱。

“替人怀孕叫怀孕，那替人试镜也叫试镜，不是吗？”

“巧舌如簧用到这儿来了？”

“不是。可能我这个替试镜行为给您感觉不是很尊重，但我仔细看了试镜邮件，没有明文规定说不可以替代试镜，所以希望您给我跟别的演员同样的机会，我保证不会浪费您太多时间的。”向暖话说得相当诚恳。

“先不说劳姿找人替代试镜这个行为很不礼貌，就说即使我认可了你的表演，然后呢？用你？还是用劳姿？”

“既然我今天是劳姿的身份站在这里，就说明我有这个资本可以替代她，那么，她本人的演技即使不比我好也不会比我差。”

向暖说完后的五分钟内，导演组三位导演均未再说一句话，似乎开始感兴趣了。

“你有演过戏吗？”

“演过。”

“演的是？”

“金刚葫芦娃。”

“你演……”

“葫芦。”

向暖此话一出，试镜间里三位导演的嬉笑声此起彼伏，而她却不是很明白笑点所在，葫芦娃更考验演技不是吗？

当时学校抠门不给拨款，毕业考试用的道具都是自己做的，那葫芦

最费料了，用了两张床垫子不说还搭了半张海绵，整个儿一大蒸笼。那时候角色需要，只让她露出一张脸，还得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一张脸，差点儿没把她活蒸了，这可不是最考验演技的角色吗？

向暖正要好好给他们讲讲当年演葫芦遭的罪时，门开了，一个声音传了进来：“我迟到了吗？”

副导演看清来人后，站起身来，特地走过去相迎：“姜帝，来啦？”姜京溟轻应了一声。

“没关系，反正前边几个也不能用。”副导演又说。

前边那几个姑娘知道吗？向暖想问。

姜京溟瞥向向暖，走过去把手机递给了她，说：“妇产科医师来过一个电话，混乱之中我不小心接了。”

向暖接过手机，道了声谢，全然不顾现场因为姜京溟这话而变得微妙的气氛，随即演绎了国外桃色影片中的一个片段，对着摄像机游刃有余地说了一句台词：“如果我想快乐，你能帮我吗？”

她一演完，导演就露出了“赶紧滚蛋”这种丝毫不加掩饰的表情，说：“行了，就到这儿吧。”

向暖站起来，礼貌地鞠躬，按照要求留了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出门，下楼，离开酒店。

上车之前，她回了一个电话。

“完事了？”电话那头的劳姿问。

“嗯，应该没戏，你怎么样？”

“约好明天去试戏了。”

“请客。”

“做人不要太贪婪，两瓶马爹利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少废话，没跟你要五瓶就已经是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上了，你以为替你试镜这活儿很好干吗！”

“.....”

电话挂断之后，向暖戴上头盔，骑上大哈雷，回家了。

关于向暖：

八分长相，九分身材，十分敬业。

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建造师，画过几张建筑设计图，接过几个不小的工程，拿过几个不入流的奖项。

父母离异，母在国外，父早丧。

家在郊区山腰上，每次回家都要走一段接一段的上坡路，她经常用“向下容易向上难”这话激励自己苦难面前必须要迎难而上。

上完最后一个斜坡，向暖就看到了一个举止怪异的魁梧男人在她家门口踱步，她锁紧眉，握紧把，加了点儿油，在性感的发动机轰鸣声中直愣愣地骑了过去，越过他之后轻轻带了下后刹车，车屁股受惯性驱使掉头，车身完美地横在了这个魁梧男的面前。

“有事吗？”她问。

魁梧男上下打量了她一眼，虽然疑惑她的女性着装，但还是说：“哥们儿，我们老大买下了你家隔壁，但听说隔壁地下室你一直在用，所以我们想……”他话没说话，估计是想让向暖自行意会。

向暖懂他的意思，摘下了头盔。

魁梧男在向暖摘下头盔那一刻差点儿一个踉跄倒地，女的？

“不是一直在用，是一直在租，我交了五年的租金，现在才两年不到，你想要可以，五年之后。”

“你这就有点儿……都是邻居了，你也不想以后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吧？我们又不是不给钱，只要你说得出来，我们就给得起。”

向暖闻言笑了：“有钱啊？有钱你去拯救世界啊！这个世界这么多需要拯救的人，别用在我身上，我穷酸命，太浪费。”说完她就从哈雷上下来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我们真的特别需要这个地下室，只要你愿意腾出来，要求尽管提。”魁梧男抿抿嘴，焦急全表现在脸上了，看得出来真的挺需要的。

但她向暖就不需要了吗？她把头盔放在座包上，随手揪下绑头发的

皮筋套在手腕上：“这样吧，我借给你们，咱们一起使用。”

“可是……”

“如果不同意那就算了。”向暖说完转身开锁，进了门。

她从冰箱里拿了只昨天没吃完的螃蟹，剥了蟹肉炒了一份年糕。

等待出锅的过程有点儿漫长，她也没闲着，上阁楼拿起了丁字尺，结果在拿坐标纸的时候她迟疑了，最后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她把丁字尺也放下了，转而提了小音箱下楼了。

下楼之后年糕好了，她关了火，左手端起一锅年糕，右手提着小音箱去了地下室。

她住的是一栋三层半的洋房，边上还有一栋，常年空着，她想空着也是空着，就跟人房东租了五年地下室使用权，打通弄了一个中规模简欧风格的酒窖，用于藏酒。

听刚才那人的口气，应该是隔壁新搬来一个土大款，可不管他多有钱，也得讲理。

她把年糕放在桌上，手机接上音响，放了首Jazz，在酒柜里挑了瓶略酸的黑皮诺葡萄酒，倒进了醒酒器，打算享受一下悠闲的时光。近来高强度的工作差点儿要了她半条命。

“谁？”

突然一个声音从暗处传出来。

向暖吓了一跳，拔掉手机线，开了手电筒，喊上公主悄声走过去。

走近一些后，声音来源处的人影慢慢清晰，一个俊美的轮廓徐徐显现。

“你是……”向暖问。

“这座房子的主人。”开口脆，声音有点儿细，又酥又禁欲。

噫，隔壁土大款。向暖了然：“你好。”

“你是……”

“这间酒窖的主人。”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这才是他想问的问题。

向暖用手电筒照向自己的脸，说：“看见了吗？”

拥有一口低八度、男播音腔的……女人。

他缓缓走近，低头看了眼向暖牵着的狗，在看到那只狗跟他留了一样的韩式中分后梳发后，神色不悦地扬了扬下巴：“给你四十八小时，把这些瓶瓶罐罐搬离我家地下室。”

“搬不了。”向暖脱口而出。真是不要脸了！主仆轮番轰炸是吧？她十年来搜刮的酒都在这里，别说十年的酒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撤走的，就算可以，凭什么她得撤？

来人冷笑一声，准备说话时手机响了，他按下接通键后没有急着讲话，先是对向暖说：“那是你的事，四十八小时之后我若再看到一个酒瓶……你会后悔没乖乖撤走的。”

说着抬步离开，并对着手机话筒不容置喙地说个不停：“我说的话你就是着凤爪吃了还是泡了绿茶喝了？务必保证一天二十四个小时时刻待命你又忘了？是不是又想收拾东西滚蛋了？我现在发位置给你，限你三十秒内告诉我怎么出去，超出一秒我就在城西南墓地给你买座南北通透的墓……”

会后悔？

是向暖听错了吗？还有，不知道他刚才是怎么进来的？梦游无意间闯进来的吗？

真是有病！

作为国内风险资本家排行榜上最年轻的一位，明晏被外界评价低调内敛，平日不显山不露水，一旦介入投资项目就表现出令人击节叹赏的一流水准，眼光毒辣到令同行发指。为人也是随和到不行，但是事实上……

“老板上卫生间都该在门口候着的助理兼保镖竟然消失了三十七分钟四十二秒，你是嫌我给你的工资太高了还是嫌我这个老板对你太好了？”明晏喝了一口绿茶，看向道奇。

道奇都快哭了，工资太高，What？老板太好，What？

“我刚才才是按照你的吩咐去跟隔壁交涉，拿地下室的使用权。”道

奇揪着手指小声嘟哝。

明晏把茶杯往桌上重重一放，放下跷起的二郎腿，瞪过去：“你是用那三十七分钟四十二秒去学顶嘴了吗？既然去拿使用权了，那为什么我还能看到隔壁那个不男不女的人？”

道奇脑袋都快垂到地面了，他没脸说没拿下来，害怕明晏让他收拾东西上城西南那块南北通透的墓地去上班。

明晏也懒得看道奇这块滚刀肉了：“四十个小时之后，如果隔壁那不男不女没有把那些 C_2H_5OH （乙醇）搬离我的地下室……你就去车库拿两只扳手，给我挨个砸了。”

道奇抬起头，撇着嘴：“老大，这……不好吧？虽然地下室是咱们的，但人家也不是白用的，交了五年租金呢。这事论起来，也是房东唯利是图，跟人隔壁关系不大吧……”

“才见一面就向着她说话了？她给你钱了？”明晏截了道奇的话。

“没有！”

“那就记住给你钱的是谁！”

道奇点头如捣蒜，生怕明晏通过他点头的频率、幅度问题推断说他不诚恳。

“滚吧。”

得到了赦令，道奇跑得快，眨眼间就不见人影了。

向暖家。

劳姿到的时候，向暖正在露台上给公主洗澡。

“等会儿朴恩侑来，我让他买了点儿鸡爪和鸭脖。”劳姿进门脱了鞋，光着脚走到餐桌边，把约定好的两瓶马爹利放在桌上，转身直奔露台。

向暖没看她：“你不是说他签了个电影吗？还没进组吗？”

“我叫他过来他敢不过来吗！”劳姿就近坐下来，挤了点儿香波揉出泡沫抹在公主身上。

“啧，你考虑过人家粉丝的感受吗？”

“我为什么要考虑别人粉丝的感受。”

向暖不想搭理她。

“哎，对了，你试镜时我给你打电话，是一男的接的，是谁？”劳姿抬头问她。

“姜京溟。”

劳姿瞪大眼：“你说谁？”

向暖擦了擦手，拿来手机，在搜索引擎上搜“姜京溟”三个字，挑了张最近的照片：“一百二十六亿票房的男主，他本人要比照片帅，以至于我第一眼都没认出来。还有，‘杀死天使’那片子男主角好像定了他。”

“天啦！年度惊吓之最！”劳姿嘴都合不上了。

“是不是特后悔没去？”

劳姿用力点头，点完意识到一个问题：“你确定你能过吧？”

“导演组三位导演听说我是替你去试镜的，没第一时间把我轰出来就已经是人家慈悲为怀了，你还想过？”

“李淮安的片儿啊，大导啊，大制作啊，我是觉得我肯定过不了，但是又不想浪费一次试镜机会，才让你去的。”劳姿一脸郁闷，“我就指着勤奋这一点了，公司说了，看在我这么勤奋的分儿上，准备多给我安排几个网综。”

“你那破公司靠谱吗？我记得上回还说《晃荡的青春》那电影把你推上去呢，结果不还是把机会给了新签的两个网红？你就该听我的，寻个新东家。”

“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我摸爬滚打十年混到今天，再换一新环境，又得十年，我还有几个十年？”

向暖不再就这个话题吭声，又扯回到试镜上：“那什么，我没在现场看到李淮安。”

劳姿淡淡地说：“姜京溟去了，他自然就不用去了，人家出了名地旺票房、旺导演、旺女主。就说演员，只要是他看上的演员，直接拿PASS卡进剧组。”

“我觉得姜京溟能有今天……”

劳姿截了她的话：“那是不容易啊。”

“纯粹是被你们捧的，我今天见着本人，除了长得人模狗样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你一建筑师懂什么？”

“我好歹也是北电毕业的正经学生，又有你这么个十八线的朋友，怎么就不懂了？”

劳姿掬起一捧水泼向向暖：“会不会说话？我这叫三线好吗！”

向暖一张脸登时沾满了泡沫：“好好好，三线，三线，我是十八线。”

见她求饶，劳姿停下手来，扔了块毛巾给她：“要不是当年你毕业了非得出国学建筑，咱俩相互扶持着走到今天，怎么着也得是二线了。”

“毕业之后出国学建筑是我这么多年来做得最明智的一次选择，尤其是在目睹你的悲惨人生之后，‘明智’一词带来的感受更强烈了。”

劳姿刚想骂她两句，朴恩侑来了，拎着两大兜卤味。

他放下东西走向露台，指着隔壁问向暖：“姐姐，隔壁住人了吗？”

“嗯，一土大款，还是一长相出众的土大款。”

朴恩侑挑眉：“长相出众？”说完又补充，“有我出众吗？”

向暖做出一副慎重思考的样子，片刻之后，说：“比你出众。”

正当红的朴恩侑不爱听了，无视了劳姿，非要去隔壁看看这土大款出众到什么地步。

向暖把他拖了回来，瞥了眼劳姿的方向：“你姐姐今天心情不好，你别找死。”

闻言，朴恩侑才把目光移向了正为公主裹毛巾的劳姿，龇牙走过去，在她身后跪坐，给她捏肩膀：“姐姐，我买了五人份儿的卤味，还有两包秘制辣酱。”

“你是想撑死我还是想辣死我？”劳姿睨他。

朴恩侑的笑容就这么僵在了脸上，这是心情不好吗？这是心情太不好了！

向暖心疼了朴恩侑三秒，然后没再当电灯泡，推门走了出去。

外边天已经黑透了，没星星没月亮，连个鸟都没有。她回头朝露台方向瞅了一眼，不知道朴恩侑给劳姿讲了什么笑话，逗得她乐得笑成了花儿，与先前矫情的脸判若两人。

作为一个演员，劳姿算是有天分也肯努力的那种，可偏偏受恶毒相娃娃脸的桎梏，总是没什么机会。头两年还能吃吃青春饭，在偶像片里打打酱油，这两年就只能干等着天上掉馅饼了。

朴恩侑不一样，虽然出道晚，但是命好，从来不缺机会，现在更是被其经纪公司力捧，通告一个接着一个，任谁说起他都是“前途无量”四个字做前缀。

这俩人如果非要往一起凑，那结果指定是劳姿在这趟演艺大巴上半路下车，毫无意外。

向暖正琢磨着，劳姿的声音从露台传来：“向暖！”

她闻声回头，房子在她回头那一瞬被点亮，悬在阁楼窗棂的九色水晶魔球旋转了起来，整座房子所有的频闪、激光也都一个不落地活跃了起来。

“Shall I？”劳姿朝她喊。

向暖刚要回一“No”，110分贝的超弹舞曲就震慑了夜空。

她除了一脸的惆怅外就剩下了毫无力度的中指，这大晚上的，要是被投诉了，又该交罚款了。

劳姿可不管这些，一只手牵着公主一只手牵着朴恩侑走出来，扭着屁股靠近向暖，轻佻地朝她腰上捏了一把：“去换身衣服。”

向暖半聋拉着眼皮看她：“我准得被投诉。”

“没事。”

“那是你没事！”

“就是说我没事啊。”

“你还要脸吗？”

“不要啊。”

“.....”

就在俩人你一言我一语地互相攻击时，隔壁刚搬进来的明晏要杀人了。

他从不早睡，但也很讨厌半夜被打扰，这会儿他站在二楼的窗口，看着隔壁那“不男不女”在这么美好的夜晚大声叫唤，头大了三圈，要不是道奇一直拼死阻止他，他早下去把那颗讨厌的脑袋给拧下来了。

他就没见过这么讨厌的脑袋！

“朴恩侑怒撕女子上衣！劳姿惨遭咸猪手揩油！”

“姜京溟钦点‘杀死天使’女主角？揭露哈雷女骑手真面目！”

四月二十四号这天，全世界都被这两则新闻轰炸了。

向暖被敲门声叫醒，拉了拉辮毡的头发，惺忪着眼一步三晃到门口。

候在门口的快递小哥把两摞快递交到向暖的手里：“向小姐，你红了。”

向暖摸摸脸：“是吗？可能是睡觉压的。”

她把快递放到靠窗吧台上，去浴室咬着一只牙刷出来，走向吧台时顺手拿上手机，点开屏的同时她皱起了眉，八十二个未接，一百四十一条短信，99+的微信消息，9999+的微博消息……嚯，这都没自动关机，电池真经用。

她没在第一时间点开看，先是给来电最多的劳姿打去了电话。

“喂？”

“我奋斗了十年都没红，你一宿的时间就红遍大江南北了！”劳姿高亢嘹亮的声音传来。

向暖把手机拿开，按了免提放在桌上，用略显随意的口吻问：“我红了？”

“网上现在都是你的新闻，你自己看吧！我要跟你绝交二十四个小时，在此期间别给我打电话！”劳姿说完就挂了。

向暖慢腾腾地走向浴室，吐掉牙膏沫子，漱了漱口，再回到吧台时